

法拉奇作品·长篇小说

INSCIALLAH
Oriana Fallaci

印沙安拉

〔意大利〕奥里亚娜·法拉奇 著
毛喻原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印沙安拉

(下)

[意大利] 奥里亚娜·法拉奇 著

毛喻原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印沙安拉 / (意) 法拉奇著; 毛喻原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3.10
ISBN 978-7-5426-4351-3
I. ①印… II. ①法… ②毛… III. 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① 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1266 号

印沙安拉 (上、下)

著 者 / [意大利] 奥里亚娜·法拉奇

译 者 / 毛喻原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王倩怡

特约编辑 / 闫富斌 汤 胜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版 次 /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960×640 1/16

字 数 / 637 千字

印 张 / 49

ISBN 978-7-5426-4351-3/I·753

定 价: 59.80 元 (上、下)

第三幕

第一章

1

一种恐怖的沉默笼罩在萨布拉和夏蒂拉，寂静像铅幕一样沉重。从院子，从鸡窝，没有一声鸡叫传来。在清冷的街上，在空无一人的巷子里，没有一只老鼠出来觅食。突然之间，甚至爱疯狂啼鸣的公鸡也变得安静起来，甚至喜欢在垃圾堆里乱爬的老鼠也消失了。和老鼠一起消失的，还有经常在一年前被杀的一千个巴勒斯坦人的坟墓上啃草的山羊。和山羊一起消失的，还有人。不需要问为什么。太阳升起时，即使瞎子都能看到政府军的旗子已经飘扬在塔楼的上方，接着阿迈勒分子闯入 22 号哨构筑工事，然后比拉勒带他们回到戈贝耶。接下来，意大利人的旗子升上了原来水箱上的旗杆。临近日落，即使聋子都能听到“下午五点意大利人将会离开塔楼”的呼喊声，所有人都明白会发生什么。闭门，关窗，放下卷帘门，那两个街区的居民都把自己关在了家中，只有狙击兵和陆战队士兵一起待在外面：在沙袋后面，一动不动，悄无声息。

看看他们，待在沙袋后面一动不动，悄无声息的时候，他们一分钟一分钟地计算着时间，每一分钟过去他们都离下午五点近一点儿，离告别密集的子弹、炮弹、火箭弹就近一点儿。他们圣诞节的钟声会响起来。其中有些人我们还不认识，在我们这个悲剧的舞台上，我们还没有照过面。另一些人我们很熟悉：他们是教授那本被他称为“我

的微型《伊利亚特》”的小说中的角色。在塔楼上面，兰博在焦虑地摸他那枚带有圣母侧身像的勋章，远远地看着莱达住的那个黄色棚屋。这个五岁的小姑娘占据了他的心思，因为她长得像他已死去的妹妹马鲁恰。黄色棚屋位于一个危险的地方：它在 22 号哨小广场的西侧。万一某些不测发生在莱达身上，万一马鲁恰再次死去……在 23 号哨，洋葱头非常想成为一个男人，这一想法已让他战胜了死亡的恐惧，并且让他认识到邪恶总是来自活着的人。在 21 号哨，绳子本来很乐意让他的成熟接受考验，但由于感到比平时更饥饿，他只能想到换岗后把自己的肚子填饱的圣诞晚餐。今晚，他们会更专业地把鸡烤好吗？他们会在马铃薯上撒上足够的胡椒吗？要是他能用自己的手做一道红烩龙虾或鲜橙烩鸭，那会是一顿什么样的美餐啊！在 27 号哨猫头鹰警卫塔，拿撒勒人无政府主义的和平思想不能容忍即将出现的血腥味。所以他想起了印度，那儿，在日落和日出的时候，你能闻到鼠尾草和茉莉的芳香。他把夜视镜对着塔约恩，看那匹待在环岛草坪中央的白马。在 28 号哨，法比奥和马泰奥在那儿，马泰奥在想昨天吻了他的达利拉，觉得万分对不起罗萨里亚。但他也在想即将爆发的战斗，不禁战栗起来：这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战斗呢？是了不起的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的曾祖父描述的那种噩梦吗，还是值得在巴勒莫的咖啡馆讲述的一段激动人心的经历？法比奥只是在想他已经爱上的雅斯曼，想那个绰号“卡偌吉诺先生”，这让他克服了背叛约翰的耻辱，他脸上浮出了微笑，却没有意识到不久之后他就会哭起来。在 25 号哨，费鲁乔对事态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他的目光不停地在无果树投下的阴影中搜寻。今天上午，穆罕默德说会给他带来一罐鹰嘴豆泥和夏瓦尔玛饼^①，还有奶油鹰嘴豆和烤羊肉，他真有可能来……上帝啊，怎样阻止他呢？怎样才能不让他从那间他和母亲一起住的棚屋走出来呢？在 25 号哨阿尔法警卫塔，卢卡和尼科林刚从无线电里听到一句令人担心的喊话：“塔楼对面

^① 夏瓦尔玛饼 (schawarma)，一种阿拉伯特色小吃，外形像三明治，里面包着各种肉类和蔬菜。

警卫塔的两个孩子处境极其危险。”卢卡对自己充满了愤怒而不能自控，轮番念《圣母经》和诅咒海明威：“万福母后！仁慈的母亲；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甘饴，我们的希望……该死的海明威！你和你的勇气、你的战争、你的书见鬼去吧！”尼科林吓得缩成一团，控制住自己不喊起来：“你是对的，利利亚娜姨妈，你是对的！”在 22 号哨，霍克在等伊格尔，伊格尔去找兰博和那十个陆战队士兵了。看着塔楼，他焦虑地咕哝着：“他现在正把旗子从旗杆上放下来……现在他正把它折叠起来……现在他正准备把他们带下来，他正在让他们下来……抑或，为了避免刚好在五点——即十七点——离开，他已经做完这些事了吗？那不勒斯人太迷信了，他们很害怕数字十七！他们说它看起来像个吊着人的绞刑架，比黑猫和碎镜子更可怕……是的，他们已经离开了。他们已经在路上……”笼罩在上面的青灰色、不吉利的天空变得更加青灰，更加不吉利了。

他又看了一眼天空，然后看着为了避免十七这个数实际上五点之前就离开的伊格尔，后者是跟着兰博的吉普车一起到达的。他看上去一脸苍白，可怜的伊格尔。脸是如此的苍白，以至于他翘起的胡子看上去就像一个黑色的问号，他呼吸紧促。“霍克，快去 25 号哨。我去 22 号哨。”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然后，他转向仍在看那个黄色棚屋的兰博，叹气说：“兰博，把你的陆战队士兵布置在广场南墙一线。很不幸，在 M113 装甲车里没有剩余的地方。”最后，他呼叫战斗情报中心，作了简短的汇报：“旗子已经降下来了。已经撤离塔楼。霍克正在去 25 号哨，兰博与他的陆战队士兵和我一道准备待在 22 号哨。完毕。”“完毕，祝好运。”有人冷冷地应了一声。现在是五点五分。恐怖的寂静仍在继续。康多正在他的办公室里向随军主教解释，为什么半夜不能举行弥撒仪式了。“我很抱歉，阁下：我为了避免冲突而做出的努力失败了。战斗很快就会爆发，从夏蒂拉到布尔杰·巴拉杰林，我们都会卷入其中。我们发现我们处于一个在两个相互残杀的拳击手之间被动充当裁判的地位，他们的很多拳头都会

落在我们身上。这意味着，我必须让我的部队隐藏起来。不举行弥撒仪式了。”主教摸着使他制服的衣领显得神圣的那两个很小但却闪闪发光的十字架，恼怒地听着，不相信地问了一句：“圣诞前夜会爆发一场战斗?!”相反，中将擦着他那些不应该得到的金、银、铜质勋章，深信不疑地听着，并且出了一身汗。他没有参加过一场战争，他的战斗业绩从来没有超出过训练场的射击训练和从他罗马的扶手椅上发布的命令，但他知道康多说的是对的。此外，谁不知道呢？今晚每个人都会同意他的说法：在那封信的附言里予以了说明，现在应该会花费大量时间来表明，现实和梦想不是同一个东西的教授会；由于欺骗了比拉勒感到自责，在寻思“战争中友谊是奢侈的”这句话里面的道理的查利会；在焦虑地模仿德斯·埃克斯和科利内，用一句新的格言“普林尼^①说：*Bellum nec provocandum nec timendum!*^②”折磨大家的疯马会。另外，被剥夺了乐趣，咕哝着“看在哥伦布和他妈的脏内裤的分儿上！我们去跳一会儿舞算了，去跳舞吧！”的皮斯托亚也会。把没有卸除引信的炸弹用沙包围起来，嘀咕着“让我们期待最好的结果吧”的休格也会。谢拉迈克基地的桑德坎也会，他兴致高涨，感觉不错，因为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活力，而这种活力是他不能在一场针对南斯拉夫或阿尔巴尼亚、马耳他、摩洛哥王国、圣马力诺共和国的战争中领略的。另外，他还对普雷波群山的雪绒花和鳟鱼充满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渴望。刚刚走进女修院的小礼拜堂，感谢上帝让他远离战火，即让他推迟他的大考验，推迟他的关键时刻的法尔孔也会。正在10号哨所摩天楼里思索这该死的战争将会如何决定他该死的命运，他该死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怎么会被囚禁在这座该死的摩天楼里的乔·巴尔杜奇中尉也会。正在野战医院准备手术台，检查麻醉药存量（麻醉药是否够用？）的军医也会。对拆除工事愤愤不平，正不耐烦地等着穿过纳赛尔大街的比拉勒的民兵也会。但是，

① 普林尼 (Pliny, 23—79)，古罗马作家。

② 拉丁语，意为：战争既不会使人愤怒，也不会使人恐惧！

比拉勒和加桑比其他人更会同意这一点。因为回到戈贝耶，比拉勒就命令那个叫拉希德的瘦高个儿暴徒做好防御的准备。拉希德把年轻人和老年人召集起来，收集所有能够使用的武器，让两辆卡车停在西尔哈的交界处。然后，给它们装备了他们拥有的最宝贵的火箭炮：三十门短程 80 毫米喀秋莎火箭炮。至于加桑上尉，他现在正带领一支九十人的队伍准备重新占领塔楼。让我们也来看看他们。

看看他们，穿着漂亮的制服，头戴迷彩钢盔，带着 M16 步枪、机枪、迫击炮，由一辆 M48 坦克护卫——坦克上配有一门 105 毫米加农炮和一挺 12.7 毫米 M2 式勃朗宁重机枪——穿过萨布拉清冷的街道和空荡荡的巷子朝目标进发。今天上午杰马耶勒的部队接受了康多的建议，因为他的战略家们发动了一次很糟糕的联合行动，因为挑出来接替塔楼法国人位置的那支部队蠢到把有黎巴嫩雪松的旗子升了起来。这是在提醒比拉勒。不管怎么说，在那一天的时间里，这同一伙战略家弥补了这两次错误。他们动用了第八旅的两个营和第六旅的两个营，每个营都由一名在西点军校或圣西尔军校^①接受过训练的能干的军官指挥，并且准备了一次严肃的行动：安杰洛在等尼内蒂期间和之后，在那条从松树林通向萨布拉的街上看到的一个纵队的坦克和装甲车；在拉姆雷特·阿尔拜达海岸，靠近月神公园的地方，一个由 M113 装甲车、载有士兵的军用卡车和配有 106 毫米无后坐力炮吉普车组成的纵队。（顺便说一句，部署的这两支部队完全可以让它们发起一次致命性的攻击。事实上，第一支纵队将从萨布拉的北面冲进夏蒂拉，第二支纵队会从无名街的方向进入。）最后，他们给驻扎在后勤部后面兵营里的炮兵发布命令，让加桑上尉指挥那个现在正带着 M48 坦克一起穿过萨布拉清冷的街道和空荡荡的巷子的九十人队伍。以一种迅速的、军事上无可挑剔的机动性，这支队伍很快到达了通向塔楼的那条公路。在公路的转角处，也就是面对

^① 圣西尔军校（Special Military School of St. Cyr），法国最重要的军校，被拿破仑称为“将军的苗圃”。

22 号哨小广场一百五十码的那个转角，它会留下那辆 M48 坦克，然后从转角的内侧进行突击。在这儿，他们不会升起任何旗子，加桑将以下面的方式来部署他的兵力：二十六个人安排在一楼，配备两门 81 毫米迫击炮和两挺 12.7 毫米 M2 式勃朗宁重机枪；十个人安排在二楼，在三个前窗布哨；十四个人安排在三楼，十四个人在四楼，十四个人在五楼，这几层除了三个前窗，还有四个窗口可以俯瞰侧翼和后面；十二个人安排在屋顶，他会在那儿布置四挺 7.62 毫米机关枪和三门 60 毫米迫击炮，外加十箱炮弹和一万发子弹。不管怎么说，比拉勒将会通过他的哨兵得知这一情况，他会怒不可遏，命令拉希德发射第一枚喀秋莎火箭弹。随后，他会召集他最优秀的民兵，再次穿过纳赛尔大街，再次闯入 22 号哨的小广场，想方设法占领那幢该死的建筑。现在是五点十三分。那恐怖的寂静仍在继续，这寂静就像一张铅幕一样沉重。在对急于想找个地方举行午夜弥撒的主教大吼大叫之后，康多把中将带到战斗情报中心，在那儿，每个人都在看那个正“滴答，滴答”走着的大钟。伊格尔站在吉普车旁边——吉普车停在那辆 M113 装甲车和兰博与他的陆战队士兵蹲伏着的那堵墙之间——呼吸更加困难了，他在等待那该死的爆炸声。五点十三分……五点十四分……五点十五分……五点十六分……五点十七分，这个时刻代表了双重的厄运，因为它意味着十七和十七……为了驱除这双十七的厄运，他展开手指做了一个喇叭状的手势，口中咕哝着相应的咒语。但此刻拉希德从那两辆停在西尔哈边界处的卡车中的一辆发射的喀秋莎火箭弹已经穿过了青灰色、不吉祥的天空。

它从东到西划过天空，就像那颗梦中的彗星。那颗东方三博士看到的彗星。它划过天空时，在后面留下一条耀眼的橘黄色尾巴，就像那颗梦中的彗星。那颗东方三博士看到的彗星。除伊格尔外，所有的人都出神地张开了嘴巴。多么漂亮的彗星啊！每个人都这么想着。兰博忘记了莱达和他死去的妹妹，洋葱头忘记了他的梦想和恐惧，

绳子忘记了他的饥饿和烤鸡，拿撒勒人忘记了印度芳香和塔约恩的白色母马，法比奥忘记了他现在爱着的雅斯曼，马泰奥忘记了他的罗萨里亚和达利拉，费鲁乔忘记了穆罕默德和鹰嘴豆泥与夏瓦尔玛馅饼，卢卡和尼科林忘记了利利亚娜姨妈与海明威。这是一个多么精彩的故事啊！等回到意大利后可以向人们讲述：“你能相信吗？在圣诞前夜我看见了那颗东方三博士看到的彗星。”接下来，他们用明亮的眼神跟随那条几乎是轻轻落在原来的水箱上面的抛物线……落在了原来的水箱上面？！

一声轰隆的巨响划破了寂静。原来的水箱在一道扇形的银色火光中分崩离析，绽出金色的火花，升起黑色的浓烟。一个手握 M16 步枪的木偶从它消失的地方蹦了起来，消失在黑夜中。另外五个被撕成碎片，像雨点一样落在附近的屋顶上。伊格尔捂住了眼睛，随着这该死的爆炸而来的是居民的哭喊声，然后是比拉勒的吼叫声。比拉勒穿着他那件满是各种颜色补丁的外套，端着卡拉什尼科夫步枪，一心想占领塔楼。

“Ila al Bourji! (去塔楼！)”

2

“Yahallah! (真主啊！)”

“Ila al Bourji!”

“Nedsa lokum! (多么可怕的灾难啊！)”

“Ila al Bourji!”

“Mama, ummi, mama! (妈妈！妈妈！妈妈！)”

“Ila al Bourji!”

“Papa, pappi, papa! (爸爸！爸爸！爸爸！)”

“Ila al Bourji!”

“Saedni! (救命啊！)”

“Ila al Bourji!”

他们从窗户、露台、人行道、壕沟开火：从河对岸的每一个洞穴开火，也就是从纳赛尔大街开火。戈贝耶看起来像一座突然喷发熔浆、红土、砾石的火山。他们用卡拉什尼科夫步枪、RPG 火箭筒、左轮手枪、迫击炮进行射击，与此同时，还有停在西尔哈边界处那两辆卡车发射的喀秋莎火箭炮弹。但除了那颗彗星偶然的精确外，其他的喀秋莎炮弹都越过了塔楼，掉在了城市体育馆里。这样，加桑就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作出反应，让大多数交叉火力集中在夏蒂拉。火力毁坏了房子、简陋的木屋和与纳赛尔大街平行的那条狭长地带上的棚屋。所以许多关上的窗迅速打开了，许多放下的卷帘门突然升起来了，像从着火的藏身处逃生的老鼠，居民蜂拥而出，寻找某个并不存在的安全之所。全家出逃的带着提箱、厨房用具、电视机、鸡笼——鸡笼里的公鸡发出的疯狂啼鸣比平时更刺耳：yahallah, yahallah. 老人沿着巷子蹒跚，喘气，哭号：nedsa lokum, nedsa lokum. 孩子绝望地呼叫他们丢失的父母：mama, ummi, mama, papa, pappi, papa... 带着婴儿的女人盲目地乱跑：saedni, saedni. 在他们的痛哭、呻吟、祈祷之上响起的是比拉勒的叫喊声，他尾随一大群阿迈勒分子，冲进 22 号哨的小广场，闯入那条通向塔楼的公路。他高喊着：“Ila al Bourji, ila al Bourji!” 今晚，没有人能阻止他。没有人。他太疯狂了，他的人太多了。他们被他的喊声所鼓舞，被仇恨所蛊惑，乱哄哄地向前涌动，如果有人倒下死了，他们会踩着他的身体继续前进，就像我们踩一块石头，或一片树叶。如果有人受伤倒下，并且寻求帮助，他们会踩踏他，就像我们踩踏一个没有时间捡起来或挪动的障碍物。加桑的人像真正的行家里手那样有效地对付他们，把他们困在道路上，然后消灭他们。但他们却无法射中比拉勒，尽管身上带着沉重的弹药筒，衣服的两个兜里各装了五个弹匣，总重超过四十磅，他却像个小精灵一般跑上跑下。M48 坦克上的勃朗宁重机枪试图通过猛烈地向小广场射击来射中他。有几发齐射的炮弹落在了吉普车附近，在吉普车旁边，伊格尔就像在那个梦中一样，正无能为力

地观看——就是今天凌晨两点让他醒来的那个梦。事实上，就像在那个梦里一样，他没有一个可以去战斗的敌人，因为既不是阿迈勒分子也不是政府军在袭击意大利人。就像在那个梦里一样，他没有办法冲出包围，因为突围就意味着要开枪，违背康多的命令——他命令只有对方开火才能开火。就像在那个梦里一样，他没有叫兰博把他的陆战队士兵隐蔽起来，因为 M113 装甲车里已经挤满了人。就像在那个梦里一样，他觉得他是如此的无助、麻木，以至于根本无法离开吉普车。

当然，他很愿意离开，去看看在不同的岗哨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至少去霍克所在的 25 号哨，他不时地说，现在我就去。25 号哨是如此的近……他需要做的就是走上那条从 22 号哨通向 25 号哨的小路：确实非常近。只有两百码的距离。但他越是想去，越是想命令他的身体离开吉普车，他就越是被粘在了那里，不能动弹。25 号哨对他来说似乎就像一座不可企及的遥远的岛屿。他拧住纤细的手腕呻吟道：“圣真纳罗，圣杰拉尔多，圣古列尔莫，我究竟做了什么，让我受到这样的惩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母亲和我自己的先知，我今天早晨还背诵了一遍‘施玛篇’。你们为什么要惩罚我？！”另外他还想知道，还有什么在那个梦里出现的东西，其他的不祥之兆，也会成真。也许是那尊圣婴耶稣变成了一个小姑娘，母牛变成了一只山羊，驴子变成了一条狗，马槽变成了一个床垫，圣约瑟夫看上去还是圣约瑟夫，圣母马利亚看起来还是圣母马利亚的耶稣诞生塑像？那个温柔的微笑和那些“*et faddàl colunèl, huna el hami Allah*（进来，上校，请进，这儿的真主会保佑我们）”的话？坍塌在塑像和陆战队士兵上面的棚屋？唉，他让兰博和他的班待在 22 号哨，是多么愚蠢啊！为什么他会那么做？为什么？

“伊格尔，伊格尔！霍克呼叫伊格尔！”

一个激动的声音穿过了混乱，他抓起了话筒。

“我是伊格尔。请讲，霍克。”

“上校！我遇到了两个麻烦，上校！一个是在 25 号哨，他们对我

们炮轰得很厉害，所以我命令全班进了 M113 装甲车。这样做对吗？”

“正确，霍克，正确。但你在哪儿啊？”

“在空地的西南角，长官。另一个麻烦是……”

“你的意思是说你在外面？”

“是的，长官，在外面。另一个麻烦是……”

“霍克，我不想让你待在外面！那儿有一个地堡，你赶快进去，看在摩西的分儿上，你赶快进去！”

“不可能，长官。那个入口太小了！如果进去，我就得离开吉普车，如果离开吉普车，我就要扔下我的无线电通讯设备！不管怎么说，另一个麻烦是……”

“那就不要用那设备了，用步话机！”

“不，长官，不能这样！如果我用步话机，那我就要用电池。我的电池用完了，长官！另外，我需要无线电来解决其他的问题！我指的是，与那些孩子保持联系！”

“什么孩子？”

“在 25 号哨阿尔法警卫塔执勤的那两个孩子，长官！本来派去监视那面法国国旗的陆战队士兵。正如我说的……”

“现在他们出什么问题了？”

“他们害怕了，长官！该死的害怕！他们疯了。我得把他们弄下来……”

“命令他们下来。”

“我这样做了，长官！但他们不听！一个说他姨妈是对的，一个在诅咒一个美国作家，或背诵《圣母经》！我跟您说，他们疯了！我必须去那儿把他们弄下来！”

“不要再想这事了，霍克。”

“但那儿的情况很糟糕，长官！他们可能会被人杀死！他们在那儿已经没有用了！我必须去！必须！”

“我说了，不要去想它，霍克。我希望你到地堡里面去！懂我的

意思吗？”

“是的，长官，我懂您的意思。”

“那就离开吉普车，快去。完毕。”

他关掉无线对讲机，有一种蒙羞的感觉。看在摩西的分儿上，霍克打算直接冲向 25 号哨阿尔法警卫塔，但他甚至没有力气到达 25 号哨。霍克知道该怎样解决警卫塔那两个傻瓜的问题，但他不知道把这些蹲伏在墙边的家伙隐蔽在哪里。然而，还是需要作出决定：越过塔楼落在城市体育馆的喀秋莎火箭炮弹，被小广场附近发射的短程火箭炮弹取代了，路尽头的那辆 M48 坦克加大了它勃朗宁重机枪的火力。仿佛这还不够，两个阿迈勒分子在加油站的顶层架起了苏制 PK46 机枪。他们正在疯狂地扫射，这些白痴。他们因此受到了加桑部署在塔楼不同楼层枪手的还击，万一有一颗子弹击中油箱，或装压缩天然气的圆形容器……他呼叫兰博。

“我们必须把你的陆战队士兵们弄到别的地方，兰博！”

兰博点了点头。

“我同意，长官。但弄到哪儿呢？”

“某间房子，某个棚屋！难道你在这儿连一个信得过的巴勒斯坦人都不认识吗？”

兰博跳了起来。

“是的，长官，我认识莱达的母亲和爷爷。您也认识他们，长官。他们经常和他们的狗与山羊坐在门口……”

他正要陈述细节，被一声爆炸声打断了，伊格尔如释重负地看着兰博。

“莱达？谁是莱达？”

“一个住在那边的小姑娘。”兰博指着那间黄色的棚屋说，“但那是个危险的地方，长官。它处在从戈贝耶南侧直接射向塔楼的子弹的弹轨上……”

“尽管如此，但总比在露天好。”

“去还是不去，长官……”

他犹豫了一会儿，但最终还是作出了决定。

“不管是好是坏，让他们去那儿吧。赶快！”

“现在吗，长官？”

“现在。”

“那么您呢？”

“兰博，在那不勒斯，我们说，男人有三类：男人、笨蛋、废物。也许我是个笨蛋，但不是废物。我必须待在这儿，也应该待在这儿。”

“一个人，长官？”

“是的，一个人。动作快点儿，兰博。”

然后，他通知了战斗情报中心，依然一个人留下来回味他的举动。他感觉很好，现在他已经作出了决定：几乎已经准备好走完那条小路两百码的距离，到达 25 号哨，去看霍克是否进入了地堡。谁知道呢？也许，他应该去 25 号哨阿尔法警卫塔，亲自把那两个傻瓜弄下来。只是有些东西玷污了他的成功。一些东西又使他想起了当卡波迪蒙特瓷杯掉在地上，杯里的东西溅在地上，形成了一个令人恐怖的 I 样痕迹时所感受到的那种沮丧。所以，在某个时候，他离开吉普车，去了那个黄色的棚屋。他走进棚屋，啊，看在摩西的分儿上！那是一个畜棚，一个真正的畜棚。畜棚被一盏煤气灯照着，用一个火盆取暖。在门的一侧，沿那堵面对小广场的墙，兰博和他的陆战队士兵坐在地上，就像来庆贺救世主诞生的牧羊人。在门的另一侧，是他梦中出现的耶稣诞生塑像：有一个小姑娘睡在床垫上，尽管有一枚霍梅尼的像章挂在她胸前，但那样子看起来还真像睡在马槽里的圣婴基督，有一条狗，一只山羊，一个蓄克费耶胡子的老人，一个身穿蓝色衣服的年轻女人，她面带微笑对他说：

“Et faddàl, colonèl, huna el hami Allah.”

“她是莱达的母亲，长官。”兰博解释说，“那小姑娘就是莱达。老人是莱达的爷爷。您认识他们吗？”